

死亡的灰尘

〔苏联〕勒·彼特洛夫 阿·斯特鲁加茨基著



[苏联] 勒·彼特洛夫 阿·斯特鲁加茨基著

死亡的灰尘

应天士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內 容 介 紹 ·

1954年春，美帝在太平洋比基尼島試驗氫彈，使日本漁船“福丸”無辜遭難，這一事件引起日本和全世界人民極大憤慨。本書以美帝這一罪惡事實為背景，藝術地描寫了美帝怎樣誘騙勞動人民牛馬般地為他們建築罪惡的試驗基地。日本漁民受了傷害，他們一方面百般狡賴企圖混淆國際視聽，一方面還要以其罪惡組織“原子彈傷亡調查委員會”的名義，假作慈悲地為傷者治療，實際上是把受難者作為他們觀察氫彈威力的試驗品。就這樣，日本的無辜者在他們魔爪下死亡了，故事告訴我們，全世界人民怎樣同情日本的無辜受難者，怎樣支持日本人民的鬥爭。美帝這一罪行，又怎樣進一步促使了美國工人階級的覺醒。

美帝國主義者現在還在堅持他們的罪惡政策，不肯停止核武器試驗。可是，全世界和不平力量更為強大了。美帝如不改變政策，結果將是他們自己的死亡。

Л. ПЕТРОВ, А. СТРУГАЦКИЙ

ПЕПЕЛ БИКИНИ

“ЮНОСТЬ” № 12, 1957

死 亡 的 灰 尘

(原名“比基尼灰尘”)

[苏]勒·彼特洛夫 阿·斯特魯加茨基著

应天士譯

*

江苏省電刊出版業許可證出〇〇四號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號

寧印刷廠印刷 江苏省新华书店發行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3/4 字數72000

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六月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數15,101—30,100

目 录

货仓里的乘客.....	1
在铁塔阴影下.....	9
即将毁灭的珊瑚岛.....	17
试验开始了.....	28
新年.....	33
天烧起来了.....	46
成川先生的烦恼.....	57
水户谷医生.....	63
受难者.....	72
比基尼灰尘.....	79
机工本杉.....	88
311 号病房.....	91
反抗.....	97
上将布雷弗.....	102
道路的分歧.....	106

貨倉里的乘客

六天六夜惊风駭浪一直沒停。六天六夜这一艘龐大的、灰黄色的海輪拚命搖晃着，爬上一座座浪花的山巔又跌进一个个漩渦的深渊，在海水的牆壁中穿行。这六天，咆哮和轟响着的浪头一刻不停地向傾斜的船首猛扑。

船上不大的餐厅里，一个穿着寝衣的胖子埋身坐在安乐椅上，喘息着，呻吟着，一只手不断揩拭自己汗湿了的头頂。他从袋里掏出一个小盒，从里面摸出一片白色藥片，带着厌恶的神情放到嘴里。也在这間餐厅里，船长微带点蹣跚地从这头踱到那头。他身材高大、精神焕发，两颊刮得精光，穿了一套縫有不少鑲条袖章等等的双排扣海員制服。

“您尽量不要去想暈船，鮑勒先生！”船长說道，他站在舷窗旁边，想透过扑打着窗上玻璃的急流看清楚什么。“多吃些东西，多活动活动，就沒問題了。”

鮑勒皺起眉头，閉紧眼睛，直搖頭。

“唉，你这位先生！”

海船猛地倒向一边。船长微微冷笑着，看看鮑勒那泛綠色的面龐，說：

“是些什么藥片？”

“达拉馬明，”鮑勒費勁地回答道。“真卑鄙，在國內跟我

說，這是治暈船的天字第一號特效藥。現在我才領教了，再也沒有比這糟糕的了！”

“藥片和藥水——全是胡扯。”海輪又猛地一歪，船長就坐到沙發上。“一大杯甜酒或者威士忌，再到甲板上散步一刻——這才是您需要的，先生。當然羅，也有人喜歡喝鷄尾酒，我可寧可喝甜酒。”

鮑勒煩惱地揮揮手，又吞下一片藥片。

“現在到什麼地方了？”

“大概在馬烈勒島^①旁邊，明天早晨可以穿過日期轉換綫^②。”

“還得受幾天這個罪呀？”

“要是風暴不停，還得三天左右，鮑勒先生。再說，風浪一天不停，我們也沒法開進淺水海灣，還是要在大洋上顛簸的。所以說，您最好是照我的話去做：喝點甜酒，散散步。”

“我受不了啦，受不了啦！”鮑勒強忍住一陣惡心，呻吟道。
“這風暴還有沒有一點停息的希望呀？”

船長站起身又在餐廳里踱來踱去。

“您知道，先生，希望當然也可能有，但是這個季節，洋面上總是不平靜的。這次是我到馬紹爾羣島^③的第十五次航行了，每到十一月，這裡總是大風大浪。那種風浪才厲害呢！跟您說，您還真算走運。总共才八級風……”

① 夏威夷羣島以西的一個小島——原注。

② 日期轉換綫是在經綫180°的假設綫。日期轉換綫以東的日期計算比西邊要早一天——原注。

③ 馬紹爾羣島：太平洋中的珊瑚島羣——原注。

船长按了一下电铃，过了几分鐘侍者把一个黑色的酒瓶放到桌上特制的凹槽里，又端了几碟点心放到桌上。船长斟满了酒杯。

“我們来为您的那些穷光蛋干一杯吧，鮑勒先生，他們此刻才真是受罪呢。貨仓①里可比不得餐厅呀……”

鮑勒閉上眼睛，猛地喝下火辣辣的一杯酒，呛得打起呃来。

*

*

*

船长的話一点不錯，在貨仓里要比在餐厅里难受多了。朦朧朧黃色的灯光勉强驅走了黑暗。在黯淡的灯光下可以看見并排躺在长板床上的半裸的人們。廉价烟卷的烟味和那从不少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汗臭混合在一起，使得已經非常窒悶的空气变得更加窒悶了。淋浴間里不停地凝出水沫来，那些想冲涼一下的人們全挤在淋浴間狹长的門旁。板床之間的走道上，酷好賭錢的人就坐在地上或者坐在皮箱上玩着油污的扑克，不断傳來一陣陣激動的喝采声和狂怒的吵鬧声。那边角落里，一个大鉄桶的四周挤滿了一圈受暈船病折磨的人。

在一堆賭徒当中忽然吵鬧起来。一个筋骨壯健、火紅头发、长手长脚的美国人紧紧抓住一个小小的、黝黑的墨西哥人，用尽全力搖晃他，要把他摔倒。墨西哥人反抗着，一只手慌乱地在腰带上摸索，找尋刀子。

“騙子手……下賤的渾蛋！……”

① 这是指多层甲板的輪船甲板的空際处，用来裝貨物的。有时也裝人——原注。

“叫你住嘴，你这墨西哥老鼠！”

“为这个就要你尝尝我的厉害，贼骨头！”

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戏使旁边的人非常高兴，他们纷纷让开，慷慨地空出了动武的场子。不知谁忙忙乱乱地给两边火上加油，认真地說个不停：“来，一切都该照规矩办。”墨西哥人的几个朋友，手插在袋里默默地穿过人羣挤了进来。一些美国人也使着眼色，四面张望，准备参加战斗。

突然，红头发小伙子猛地一搔，推开墨西哥人，急急忙忙地解下宽宽的皮腰带。墨西哥人掏出了刀子。这时，他们站定了，相距有五步：红头发的瘦子把皮带绕在手上——铁搭扣伸在前面，小小的墨西哥人紧握着弯刀。

“等一等，小伙子们，”忽然响起一声深沉响亮的嗓音。一个壮健的黑人不客气地推开了惊得静下来的好奇的人羣，走了进来：“闹什么事呀，吓？”

“不要你管！”一个观众恶声恶气地喊道。

黑人一眼也不看他。

“我想，你们闷得发疯了，年轻人，是不是？”

“关你什么事，黑人？”红头发小伙子阴沉沉地问道。

“告诉你，我叫迈克，”黑人厚厚的嘴唇微微张着，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你可以叫我的名字。”

“关这个黑鬼什么事，”不知谁喊道。“给这个黑小子一个耳光！”

但是，红头发小伙子躊躇着退后了一步。

“你要干什么？”

“最好，你們不要动手，小伙子！”黑人轉向墨西哥人說：“把刀子收起来，小家伙。你呢，”他摸摸紅头发小伙子的肩膀：“也把腰带系上。要不然，你們想一想，为打架弄成殘廢，是不是值得？”

緊張的气氛緩和了。墨西哥人聳聳肩，立刻把刀插到腰帶上。觀眾們故意地高声談笑着紛紛四散。只有两三个旁觀的人不滿意地抱怨着爱管閑事的黑人，怪他打散了这件使他們开心的事情。

“还好，‘查柯’^①沒有一刀刺进你肚皮，”紅头发小伙子杰克的同伴琼尼走到他身旁說。琼尼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人，瘦瘦的漂亮的臉上有着一对大大的眼睛。“我早跟你說过，賭錢总鬧不出好結果的。”

“一上来他就把我一頂礼帽和一双皮鞋全都吃进了，”杰克憤憤地吐了一口唾沫，把扑克塞进了肮脏的亚麻布褲袋里，順手掏出了一包揉皺了的烟卷。“你曉得，跟我是不好开玩笑的。抽支烟，黑人。”

“我叫迈克，”黑人温和地糾正他。“謝謝，我不抽。”

紅头发小伙子的同伴琼尼还想說什么，但忽然臉色发白，用手捂住嘴，急急地向放着大铁桶的那一角跑去。

“小伙子病了，”黑人同情地說。

“小鷄似地，头一回坐海船……”杰克无动于衷地打了一个呵欠。

“是你的朋友？”

① “查柯”是美国人对墨西哥人的蔑称——原注。

“是我姐夫。我們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你打哪儿来?”

“从三藩^①来。”

“是失业工人?”

“是呀,不过現在不是了。”迈克从袋里掏出一張折成四迭的剪报。“这儿,你看,‘霍勒姆斯和哈鲁魏尔公司招募工人出国参加短期建設工程,工資提高,每天从二十块到二十五块。’你曉得,小伙子,公司办事处門口应征的工人那么多,老板把警察都叫来了。可是我比別人会动脑筋,隔夜我就站到办事处門口了。哈!我头一个走了进去……干一天整二十块,你想想看呀!”

紅头发小伙子寬容地、好奇地听着黑人講;他是个熟練的工人,已經有一些时候沒有尝到失业的滋味了。

“喏,这在我們可就简单多了,”他說。

“他們有沒有告訴你,我們是上哪儿去?”迈克把剪报整整齐齐地又折了起来。

“是到一个什么建筑工地去,到了那里就会曉得的。”

杰克手举到脑后,伸了伸懶腰,黑人看見他身上有一长条刀划的伤痕。

“看起来,小伙子,”他喃喃地說,“你大概是个嗜賭如命的人。”

“不,这是刺刀刺的!”

“刺刀?”

“可不是,在大战的时候,我在海軍陆战队里当伍长。在冲

^① 三藩市即旧金山。

繩島①一个渾蛋的日本鬼子一刺刀刺进我的胸口。那里当时簡直是个屠宰場……”

“你到过冲繩島？那好呀！我可是在欧洲兜圈子。”

“打仗？”

“在运输队当司机。車子燒掉了两次。一次在瑟堡附近，一次在阿尔津。”

两个人希奇地互相望着。杰克又笑起来：

“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吓？打仗的时候，我們远在世界的两头，可是現在我們却又同在小小的海船上受罪。”

“去挣二十块一天……这就算不錯啦！”

“公司給我們的要多一些，每天二十五块。”

琼尼用手掌擦着嘴，走回来了。黑人站起身來說：“好吧，我去睡一会儿，祝你們好。”

“你去吧，”琼尼粗声粗气地回答。“有空常来！”

杰克和他的姐夫琼尼在同一个建筑企业“霍勒姆斯和哈魯魏尔”公司做工。一月前的一个晚上，杰克象往常一样，带着几分醉意来到了琼尼的住宅。这所住宅是琼尼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賒买下来的。

房屋的未來主人正躺在沙发上讀报，他妻子在忙着收拾桌子。杰克跟他們招呼了一下，就坐到沙发上，抽起烟来。

“有事找你們，伙計！”

① 冲繩島是大战时（1941——1945年）美国和日本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原注。

“我現在一点办法也沒有，老弟！”琼尼急急地回答。“前天，我們剛剛付了十月份分期付款的房金，現在已經是分文沒有了。”

“当然，假如是三两块錢的話……”杰克的姐姐杰妮迟疑地望望丈夫。

杰克笑了起来。

“要談就是几千块，你們还差多少房金沒付清？”

“多哩，”琼尼有些发窘。“还差一千五。”

“嗯……是这样，”杰克郑重其事地說。“給你找到了一个工作，准能弄到这个数。”

“开玩笑？”

“不是。”

“我不信。”

“你就当作几千块錢已經到手好了。”

杰克这才告訴他，公司要招募一百五十名熟練的工人到国外去做工，工資每天二十五块，合同已經訂好，字也签过了。

“有我沒有……”

“咱們俩一起。”

琼尼兴奋地叫起来，还跳起舞来，扯起嗓子恭維了一陣自己賢妻的了不起的兄弟。

过了几分鐘，他們坐到飯桌前，杰妮給两个人碟子里放了煎鷄蛋。这时琼尼問道：

“你怎么弄成功的？想去的人大概不会少吧？”

杰克豎起一个指头。

“有的是熟人，你認識那个办事处的跛子葛姆普弗里吧？我們一起在羣島上当过兵，他在我們班里是一个十足的糊涂蛋。我常在他耳边提醒他該怎样，該怎样，他才沒有出岔子。来吧，為我們的成功干一杯！”他举起了酒杯。

……过了一个星期，杰妮拿手帕擦着眼泪，把丈夫和兄弟送上車站，他們就从这里和一些工人一同乘上西去的火車。后来又和另一組工人汇合起来。他們在旧金山的港口辛苦地干了几天搬运的活儿，就上了一艘漆成灰黃色的海輪，在貨仓里的板床上睡下。以后……喝的是溫热的有霉味的开水，吃的是硬得象石头一样的粗面包，夜里挤在悶人的貨仓里，白天爬上太阳烤炙的铁甲板。

就这样到了火奴魯魯。船一离开火奴魯魯就遇上了大风暴。

在鐵塔阴影下

两个半月过去了。还记得上岸那一天，貨仓里的乘客，由于海船的顛簸，两腿抖索着踏上了岸。不少人搖搖晃晃象个醉汉。有的人筋疲力尽立刻就在地上坐下或者躺了下来。一个个用惊愕的眼光打量四周。誰也沒有見過这种景色，甚至那些到过世界上最遙远地区的人也沒有見過。荒涼的崎嶇不平的砂地，弯弯地象把鏟刀，稍微高出浪花翻白的洋面。

沿岸是一堆堆光滑的或者是蜂窩孔的灰石块，有几处砂

地上直立着棕櫚樹的樹樁。小島的尽头有一些低矮狹長的建築物。

“這裡，真的，多荒涼呀！”琼尼沮喪地說。

“尽是些砂子！”杰克四面望望，點點頭。

“如果再來次大風暴呢？”不知哪一個淒苦地說。“這兒會沖得一千二淨的！”

有人想開玩笑，但沒有人支持。在大洋當中這一塊奇怪的砂丘上令人有一種恐怖的感覺。人們互相緊挨着，不打算離開岸邊。靠岸還停着海輪上放下的小艇。琼尼用肘拐輕輕地推了杰克一下，使眼色要他看站在不遠處的一個士兵，士兵戴着巴拿馬帽，穿着淺綠色制服。另外一些兵士也在望着工人們，可以听得見他們正在小聲地談論着。

“是軍事警察。”迈克走過來向朋友們低聲說。

杰克沒有回答。他蹲下來，仔細地看看腳下的砂子。然後站起來，走向岸邊的灰石，用指甲在灰石上刮了几下。

“珊瑚，”他肯定地說。“這是珊瑚島，伙計們。”

“你怎么知道？”一個工人問。

“大戰的時候，我到過這樣的島，我認得出來……”

他還想再說些什麼，但在這時，鮑勒走到工人旁邊來了。他非常敏捷地跨上一只空箱子，簡短地跟大家說了几句。大意是：現在，令人厭倦的航行終於結束，到了目的地了。他，鮑勒很曉得大家都非常疲倦，因為他自己也是這樣。

虽说如此，但是……他緊接着列舉了今晚天黑以前必須干完的工作，以及明天、後天的任務。等他說完了，工人們就

由領班的帶領着分成幾個工作隊，領了硬面包和罐頭，開始去搬運。

* * *

幾天後，搬運工作結束了。鮑勒命令大家着手搞主要工程。幾十部碎石機轟隆隆地響起來，半空中水泥的灰煙象密集的烏雲。機器的吼聲和震響壓倒了人們的噪音。

第一批混凝土用來修造飛機着陸的跑道，跑道剛修好，一架噴氣式飛機就降落到機場上。

午飯後，工人們被召集到管理處的两个帳篷前面，鮑勒陪着一個高個子的軍人從帳篷里走出來。

“小伙子們，”鮑勒說道，“這是斯邁耶魯思上校，我們主顧的代表。”

人羣里騷動起來。

“你們要曉得，伙計們！”鮑勒把手插進袋里，踮起腳尖。“我們的事兒很簡單，好好地干活，掙了錢回家，是不是這樣？”

大家都不作聲。

“是這麼回事，上校斯邁耶魯思要來監工，我們大家——我這個工程主任，領班的，工程師，還有你們，伙計們——都要服從他，要遵照他的指示和命令去做。”

“這裡究竟要建築什麼呀？”忽然工人中有人問道。

鮑勒轉過臉向着斯邁耶魯思，斯邁耶魯思噘起嘴，把制帽朝前拉了一下，然後响亮地、字字清楚地說道：

“好吧，小伙子們，我們就來談清楚，以免你們亂猜疑。首先，我要你們記住——雖說你們不是軍人，但在這裡一切都要

照軍隊的紀律辦事。因此，我們不能允許這個，這個……”他把手指捻得啪啪的響，找不出一個合適的字眼，就把手一揮說：“總而言之，我們要建立起來良好的制度和秩序。這樣，你們和我都會輕鬆些！你們要做出真正的、道地的美國青年的樣子來。你們要知道，這工作是秘密的，要絕對保守秘密。所以，你們不能寫信回家。但是不要擔心，關於你們的健康情況等等，你們家里人會按時從招募你們到此地來的‘霍勒姆斯和哈魯魏爾’公司辦事處得到消息。並且在那裡，每星期他們可以拿到你們工資的百分之二十。我要對你們說的就是這些。我想，我和你們會處得不錯的。”

這個島不大——長約六公里，寬二至三公里。四周是無邊無際的大洋，只有在特別晴朗的日子，可以在東邊或者南邊看見水面上有一些呆立不動的發着藍色的狹長斑點。

“這是鄰近的珊瑚島，”傑克說。“這些島總是結成一羣羣的。”

“你看離這兒遠不遠？”

“三四海哩，不會再多了。”

來到島上的頭幾個星期裡，瓊尼和其他許多工人一樣，好奇地看着這些從來未見過的情景，不停地問着傑克，有空的當兒就鑽進淺水里，想捉住水底穿梭似的好看的魚兒。

有一回，天氣特別酷熱，他約傑克去洗澡。但是傑克默默地指着淺海灣水面上露出來的一個個黑色三角形。

“鯊魚！”傑克啞了一口。“每逢珊瑚島上有了人，這些畜生就到淺海灣來了。它們頂喜歡吃人們吃剩下的食物……但

是更高兴吃人。你記好我的話，我們的伙伴总要吃它的亏的！”

杰克的預言果真应驗了。几天后，又有两只船送来了大批的新工人。島上又从新堆起一堆堆的鋼梁、机器和装有罐头和威士忌的箱子。

搬运正緊張时，一个工人滑脚跌到了海里。这时琼尼正在不远的地方，他听见一声惊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接着是冒罵声和仓皇的射击声。

他急急向岸边跑去，但是淺海湾的水面上已經平靜下来了。当时在小艇上的迈克賭咒发誓地說，他亲眼看見可惡的鯊魚轉瞬間就把那不幸的工人撕成一片片了。

在出了这件事以后，离岸不远的地方豎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游泳，当心鯊魚！”在搬运貨物时，还不停地把炸藥扔到水中。

工作速度很快地在提高。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島上一大片地方全鋪上水泥。

早晨六点钟，人們就被叫醒了，午飯休息一小时后，一直要干到深夜。

斯迈耶魯思上校穿一件短上衣，袖管卷得老高，在机器和水泥堆之間跑来跑去。他臉上的肌肉僵硬着一动不动，不断用低沉的声音給領班的或者給鮑勤指出：哪里干得不对，哪里干得不好。

管理处的房子旁边站着两个士兵，腰上系的白皮帶上挂着手枪套。

現在，到了休息的时候，琼尼已經不再向岸边跑，不去欣